

過門集

尚吟

过 門 集

尚 吟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广州

过 門 集

尙 吟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10111·654

书号: 2249·850×1168毫米1/32·6 9/16印张·2 插页·108,000字

1964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6)六角四分

內 容 介 紹

本書收輯了作者历年所作的雜文和散文特寫等共三十七篇。雜文有的放矢，旗幟鮮明，短小精悍，具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散文特寫也情文并茂，讀之令人感奮。

目 录

第 一 輯

释“尊孔新义”	1
“古已有之”	5
紅蘿卜	8
青年党人的奴才相	11
也从“友誼”說起	14
“帮助”	17
葛量洪的“报告书”	20
談“两副面孔”	23
問“才”	26
論疤痕	31

第 二 輯

值得羞耻的事情	35
幸福	39

能够精通.....	44
要学会应用.....	47
“一籬錢”	50
“大話怕算數”	52
按时散会.....	54
个人主义的黑影.....	56
八年.....	58
“巧干”	61
知己遍天下.....	65
談“样子”	68
再談“样子”	72

第 三 輯

形式和內容.....	79
片面和全面.....	85
“意态”和“精神”	94
也是紀念.....	98
星海談片.....	102
談比喻.....	105
談文章用字.....	111
文風雜談(相聲)	115
讀《唐詩小札》	130

关于学一点文学.....	134
好花须得引人看.....	138

第 四 輯

越南印象.....	143
阿尔及利亚印象.....	161
摩洛哥印象.....	179
后 記.....	197

释“尊孔新义”。

中国很有一些善于保存“国粹”的能手，他们的本领，就在于手腕巧妙，能够用不同的方法，适应不同的时代，使旧的死尸始终支配人间。就“尊孔”来说吧，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到现在，孔子不断地被人抬出来当做“万世师表”。如果仔细研究，他们过去怎样尊孔，用什么方法尊孔，那就可以看出：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新花样。孔子自己就善于假托尧、舜、禹、汤、文武，向列国诸侯奔走求靠；以后是汉朝有汉朝人的尊孔；唐朝有唐朝人的尊孔；宋朝有宋朝人的尊孔；元朝一来，就有蒙古人的尊孔；清朝一来，孔子的学说又居然能替满洲人统治中国作辩护。有这样多的新花样，所以不论朝代如何更替，孔子始终是“万世师表”。

* 《尊孔新义》是一九四〇年重庆出版的托派刊物上的一篇文章。

現在國內又有人提倡尊孔，而且，自然“尊孔”又有了“新義”了。提倡尊孔的人們鄭重地聲明，說：今天的尊孔，“在方法上”是與過去不同的，“第一，尊孔是與一般讀經運動無關……其次，尊孔不是對孔子象靠傳教生活的基督教徒之尊愛耶穌，或以念祈禱為衣食資的和尚之膜拜釋迦牟尼一樣。”而是“偉大時代，一切都需要人們真實的偉大的去努力！”因此就要尊崇“偉大的標準道德人”，而這位應尊崇的“道德人”，就是孔子。是的，現在的“尊孔”，一定是要“與往不同”的，雖然“偉大的標準道德人”與“萬世師表”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分別，骨子裡還是復古的一套，然而照例要裝上“新義”的衣飾，給人一種“新”的感覺，為的是膏藥更好賣一些，因為時代又不同了。

讓我們把現在的“新義”發揮一下吧。尊孔的先生們從來就有一套巧妙的邏輯，當每一時代發生變亂，人民痛苦不堪的時候，他們就首先斷定說：這是由於人們不尊孔的緣故，以這為理由，反過來就可以證明要天下太平，一定得尊孔。舉個例說吧：早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康有為就把這一番道理大吹過一下，他曾說：“數千年來，無論何人何位，無有敢議廢拜教主之禮，黜教主之祀者。”又說：“夫因此中國人，昔年風俗人心何以不壞，今日風俗人心何以太壞？蓋由尊孔與不尊孔故也”。現在主張尊孔的人，也正以為“影

响大局”的“关键”“不在其他而在教化之有无”。这就是說，民国初年的“人心坏”要由不尊孔的人去負責，現在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奸淫虏掠等等灾难，罪过仍在我們不尊孔！这不是乱說，有言为証，我們的尊孔家这样說：“我們国家自近三十年倡导打倒孔家店之后，固有文化，粪土不若”，而弄到国家“困苦艰难，危在旦夕”。因此，中国之所以被侵略，是自己活該，誰教我們自己不讲“道德”，忽視了古圣賢的“王道”、“中庸”之类的圣教？！于是为要求日本人不来“膺惩”，就得要“回到固有文化的路向”，就得要“尊孔”——这正是現在尊孔的新义。

不錯，事实証明了：东三省現在正尊孔，正在提倡王道；华北伪政权正在尊孔；汪精卫提倡新民主主义說不定也要依照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直到孙中山先生的系統表，使孙中山先生的灵魂背了孔子的死尸出現。看吧，这样一来，确就可以获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赦，就可以和日本帝国主义讲“善邻友邦”、“共同防共”、“經濟提携”，就可以互相讲“文化之諧和創造与发展”（汪逆卖国条約第二条），就可以避免轰炸、屠杀、奸淫的慘祸了。难怪今天主张尊孔的人，要这样煞費苦心的規勉青年，說：欲“求出路”，必“讀春秋”，为要“坚定思想”，須求“道德人格”，这样赶上去，就可以“脱迷雾而見青天”，避轰炸而趋太平了。——这不是新义嗎？的确是很新的，因为中国历史

上，从来还未有过被日本統治的时代。

埃及人虽然也有很古的文明，但似乎还不及中国的“国粹”高明；因为他们制造木乃伊，只能够把它硬化，固定起来，然后深深地藏在金字塔里，所以虽然也能保存久远，究竟始终只有一个死尸的形式；虽然也能供考古家研究参考，究竟对于每一新时代的活人是沒有影响的。中国的尊孔家則不然，他們能使木乃伊穿上每一时代的活人的新装，使它可以不必被藏在深深的地底，而却能混在活人中間。因此，对于活人的生活，也就能够起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活人自己的生活倒退，另一方面对活人的敌人尽以一臂之助；一句話，使活的民族和死人同化或走向死路。

然而，我們也可以告訴尊孔的先生們另外的一种“新义”：現在的时代究竟不同了，現在的中国是二十世紀的觉醒的新中国，中华民族的广大人民現在已生长了新的力量和新的眼睛，他們不但善于战斗，而且善于透視和看清什么是民族的新的生活，什么是化装了木乃伊。所以現在的尊孔先生們的伎倆就又有了和从前完全相反的新义：从前的花样曾經在迷惑人的眼睛上多少奏了效，而現在却终于要成为沒落者的徒劳的掙扎了！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延安《中国文化》）

“古已有之”

年青人看事情，一听到年紀大一点的人說“古已有之”的时候，往往便閉口无言了。你敢爭辯么？你可曾知道“古”时候是怎么样？

比如大后方近年来禁书毁报，逮捕文化工作者等現象，就有人公开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来做先例，証明“糾正分歧思想”的手段，实即“古已有之”，使得对此不滿的人，不敢輕易反对。因为人們提起了“古已有之”，第一个意思是說这事情曾經有过，不足为奇，你不知道，就显得你无常識；第二个意思是表示有例在先，仿效古人，乃继承“传统”，有誰非議，就是“忘本”无疑了。

所以，“不师今而学古”，固然有害，而不“师古”而談今，也不見得无损的。

最近讀《中国通史》，忽然发现了发“国难財”这宗事情，也是“古已有之”的。虽然事有凑巧，然“师古”

之重要性也可見其一斑了。古时候是这样的：

“晋代貴族专政，自矜門第清貴，对商賈非常賤視。法令禁止游食商販，又規定商賈著白头巾，写姓名及出卖物品貼額上，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种装束，含有侮辱的意义。石崇做荊州刺史，杀夺商客貨物致巨富，政府不以为非，反升官做大司农。商賈地位低微，財產生命，沒有法律保障。可是皇宮的西園，却經營商业，出售葵菜、籃子、鸡、面等物，足見賤商的本旨，还是在剝削自利。”（見《中国通史簡編》第一五六頁）

这是西晋在外族入侵前的情形。晋代貴族，总算发了不少的“国难財”了。

并且，那时一切的“禁止”、“規定”等等，都只限于一般小商販，“刑不上大夫”，象石崇之类当然可以例外，这正和今天的一切“統制”、“禁卖”等法令，某些上等人（国民党的中委，太太，以至中学校长）可以例外的一样。要不然，一律都要穿黑白鞋，标名号，法令怎么行得通？試想今天也照“古”时一样，小商販在額上写上“大餅”“油条”“肥皂”等，或者还可容忍，而大商賈們却要記上囤米多少石，糖、面多少斤，洋火多少箱等等，未免太不雅观了！虽然坐在汽車里沒有人看見，或者有官职在身可以“暫免”，到底还是有伤“面子”——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幸而，“古已有之”，什么也輪不到他們头上，他們有的只是“發財”。

不过，历史讀下去：这些可以不穿黑白鞋，可以不标名号而专事發財的貴人們，終于引起了外族的侵入，送掉了国家。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解放日报》）

紅 蘿 卜

偶然翻开了一本旧的《北斗》杂志，其中有这么几句话：紅萝卜是什么？紅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紅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紅，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紅的。这就是說：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險。

这真是一个妙喻。

称得上这种“紅萝卜”的，咱們中国目前还很多，而“更加危險”的亦复不少。許多反共的先生們，他們对这些“危險性”的估价，向来是很高的。而“紅萝卜”之分外来得值錢，其理由也在这里。

远的不说，說近的吧：陈独秀这个天字第一号的“紅萝卜”头就够是一个好例子了。据說他过去曾經“紅”过一时的，后来顏色却变了；不过他还靠他那变色的衣裳到处招搖撞騙，以“左”的面目出現，道貌岸然地奔馳着，

好象他自己那件变色的“紅”衣，还是那么鮮艳，那么逗人欢喜；还是可以利用它去迷惑許多青年人。也正为了这样，許多反共先生們就把他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你瞧，最近他又在大后方“摆相卖相”，拉高嗓子，高唱什么“战后世界大势”之类的調头了，不是又在及时显显本領嗎？

不过，說陈独秀这个“紅蘿卜”自己出来显本領，說不定是冤枉了他，也許他是服从买者的意旨，迫得重抱琵琶也未定。自然咯，买者要亲德日，就得亲德日，买者要反人民，就非反人民不可呀。拿了人家的錢，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者，另外的是，值此貨物停滯，供过于求之时，这些待价而沽的“紅蘿卜”，为求得相竞上市的良机，怎能不起劲招徠？而陈独秀之清歌一曲，不正是这高价求售的叫卖声么？如果是这样，說他显本領，还不至于說錯吧。

总之，买笑人有买笑人的金錢，卖笑人有卖笑人的本領——不，卖皮人有卖皮人的本領，錢不是白費的，而本領也不是白耍的就是了。

一般說来，“紅蘿卜”們的本領是很高明的。他們能装着“左”的面貌到处叫囂不用說，他們还可以玩許多各式各样的把戏：什么“自首运动”啦，“脱离中共”啦，“登报声明”啦，做得有声有色，維妙維肖。本領大一点的，还可以拿主子的一些錢財、紙張去办期刊，出小册子，先

說“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再来一个“不适合中国的需要”的更正，先說“当初是贊成共产党的”，继之后就“后来觉悟了”。甚至还要假冒共产党报纸的名字，去混淆视听，其本领，不为不高矣。据说連日本人也学会了这一套本领（是他们向日本人学来的？还是日本人向他们学的？待考），也曾办起名叫《新中华报》、《解放》等报纸来，内容自然是說中国共产党如何大大的坏，皇軍如何赫赫有功这一套，形式无非也是肉白皮紅这一种，只不过“开门見山”，比咱们中国的“紅萝卜”說得干脆点而已。

然而，不管陈独秀以及其他“紅萝卜”們的本领如何高明，除了一些反共先生們被迷惑得笑逐顏开以外，不会再得到任何人的顾盼的，因为这些“紅萝卜”早已赤裸裸地露出过那可怕的顏色来，何况他們又和黄萝卜、白萝卜等一齐放在醋缸中泡浸过很久，而成了上等的“四川泡菜”了。人們一嗅到他們的气味，就知道是什么貨色了。所以严格点說，連做“表面朋友”也不够格呢。至于埋在地下无人看見的“紅萝卜”，日久也得开放出白色的萝卜花，逃不过人們的視綫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解放日报》）